

著 泰 斯 爾 托
譯 敬 方



福 幸 庭 家

刊 叢 活 生 化 文

XXXIII

中國圖書公司

總發行所

●

國學研究

中國圖書公司

1933年

福 幸 庭 家

LEV TOLSTOY

譯 敬 方

刊叢活生化文

種三十三第

版初桂月四年五四九一
版五滙月五年二五九一

刊叢活生化文

種三十三第

者版出

社版出活生化文

號八弄一路鹿鉅海上

者刷印

司公刷印風國

有所權版

印翻許不

福幸庭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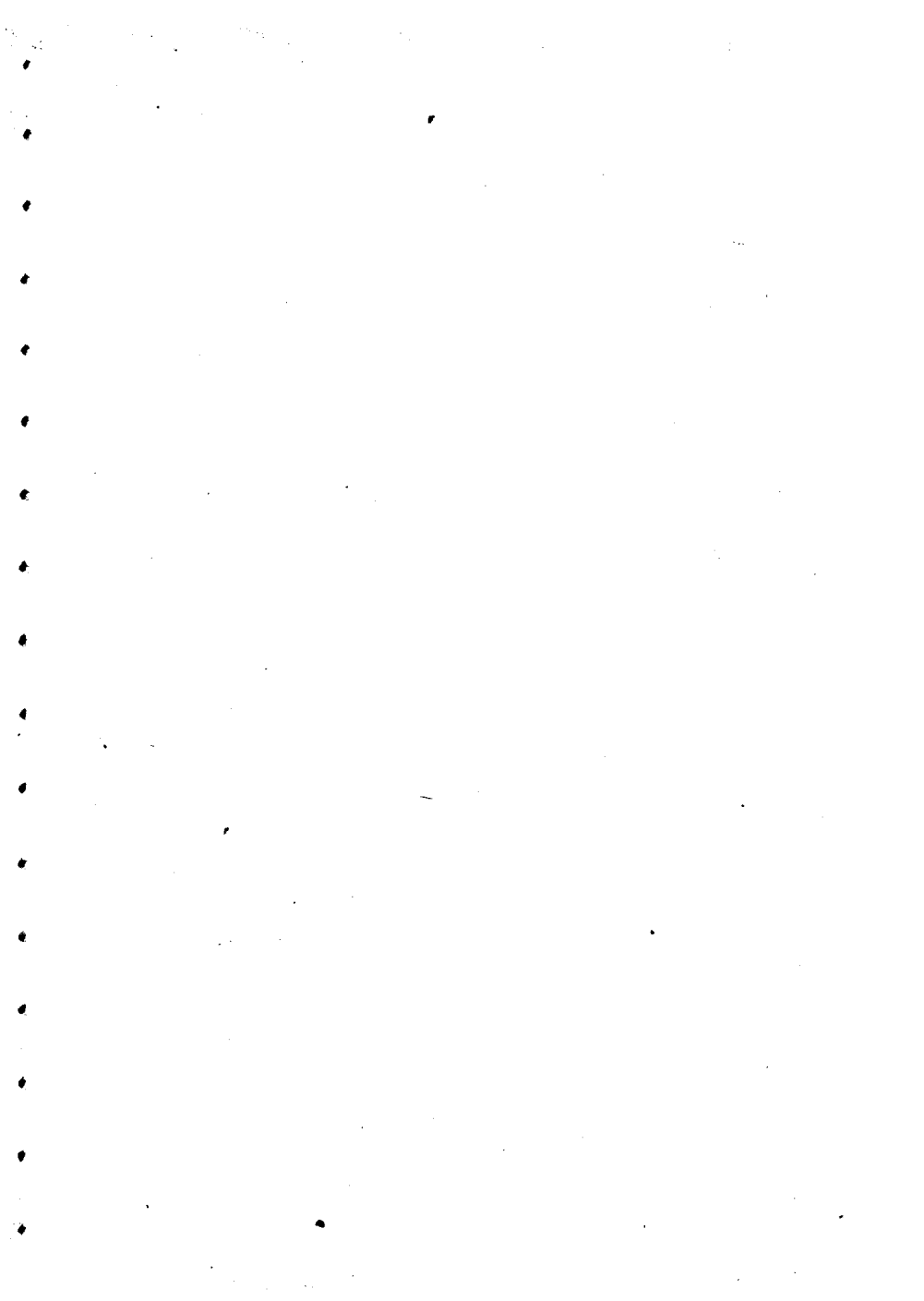
著泰斯爾托

譯敬方

元千八幣民人價售

本書自紐約 Charles Scribner's Soas 一九三三
年出版之英譯本轉譯。

第一部



第一章

蘇麗亞同我在爲母親服喪，她是在秋天死去的，我們在鄉下僅僅跟卡蒂亞過了整個冬天。

卡蒂亞是家裏的老朋友，我們的女家庭教師，我們都是由她帶大的，自從我一能夠記憶時起，我就知道她愛她。蘇麗亞是我的妹妹。

在波克羅夫斯哥伊老屋的冬日是淒涼而荒靈的。天氣寒冽多風，雪堆積起來高過我們的窗戶；玻片幾乎總是被霜罩着，外面的東西簡直一點也不見，我們差不多完全默在家裏。難得有什麼朋友來看我們，即有，他們也不會給我們家裏添點歡快。大家都蒙着悲戚的面色，用低抑的聲音說話，好像怕驚醒了人；大家都不笑，只歎息着，常常流淚，嚴肅地看着我，尤其看着穿着黑色孝服的小蘇麗

死的陰影在這屋裏似乎還可以感覺得到；死的悲痛與恐怖就還在這氣氛裏。媽媽的臥室關上了，當我去睡覺從那裏過的時候，我覺得難過，一種奇異的想看那寒冷而空虛的屋子的衝動。

那時我十七歲，媽媽，就在她死的那年，想移居到城裏去，爲了「把我帶出去」。

喪失母親對我是一個極大的悲哀；但是我一定承認那與我覺得自己年青而美麗有關——因爲每個人都對我這樣說——并且再孤寂地在鄉下白過一個冬天是可憐的事。在冬末以前，這種寂寞與厭倦的苦痛的感覺增強到這種程度，竟至不願離開我的屋子，把鋼琴關着，從不觸摸一本書。

當卡蒂亞勸我做這樣那樣的時候，我便回答：「我不願意，我不能夠，」我心裏起了這樣一個疑問，「爲什麼？爲什麼要做事情呢，當我生命中大好的時光

將這樣白費的時候？爲什麼呢？」

對這問題除了眼淚而外沒有別的回答。

他們告訴我，說我變得瘦了，消損了姿顏，但就是那樣對於我也沒有什麼不同。

爲什麼呢？誰看見呢？

那好像我整個生命是註定要消磨在這沉悶的寂寥與莫可奈何的陰鬱裏，我沒有力量，或者甚至沒有心願逃避它。

臨近暮冬，卡蒂亞開始爲我憂慮，而且決定一有機會便帶我出去。但是這樣我們得需要錢；我們不大清楚我們母親遺留了一些什麼，因此我們天天等着我們的保護人來處理我們的事務。

在三月他來了。

『現在，謝謝上帝！』卡蒂亞對我說，有一天當我正在從這個屋子到那個屋

子走來走去的時候，像一個閒逸的沒精打采的，無所適從的影子；『賽吉埃·米克哈埃留伊奇來了，他派人來問候我們，并且要到這裏來吃飯。來吧，現在！拿出一點精神來，我親愛的瑪麗，』她添上。『不然，他會怎樣想到你呢？他是那樣歡喜你們兩個！』

賽吉埃·米克哈埃留伊奇是我們的近鄰，我們先父的一個朋友，雖然他比他年輕得多。不但他來到會改變我們所有的計劃，能夠使我們離開鄉下，而且從小我們就總是愛他尊敬他；因此，當卡蒂亞勸我「拿出精神來」的時候，她很知道不比別的朋友，在他面前顯得不好，會使我更失體面。再說，我不但對他有着家裏每個人從卡蒂亞與蘇麗亞（她是她的教父）乃至馬夫都感到的那份沿襲的情誼，而且在我眼裏他有一種特別的趣味，因為我偶然聽見媽媽的一句話。她說她高興找那樣一個人作我的丈夫。

那時她的話令我奇怪，不快，因為我的英雄完全是另一種人。我理想的人是

溫雅、纖柔、蒼白而憂鬱；賽吉埃·米克哈埃留伊奇已經不算年青，又高又壯，在我看來好像總是快活的；但媽媽那些話還是引起了我的幻想，遠在六年以前，我才十一歲他用親昵的「你」稱呼我，同我頑皮地玩，叫我「小紫夢蘭女兒」的時候，我就帶着恐懼問我自己，假如他要我做他的妻子，我怎樣辦呢。

飯前，卡蒂亞準備好乳酪包與菠菜醬，賽吉埃·米克哈埃留伊奇來了。從窗口我看見他坐在輕雪車裏向我們家裏駛來；但他一拐過彎不見了的時候，我便急忙跑到客廳裏去，想顯出并不太熱忱地盼待着他。

但是當我聽見他在前房裏的脚步，他懇切的話聲，與夫卡蒂亞的步履，我禁不住自己跑出去見他。他正握着卡蒂亞的手，用沉重的聲音談着。他臉上露出了微笑。

當他看見我時，他停住了，凝視着我一會兒，沒有行禮。我覺得窘迫，并且知道我臉上泛起了羞色。

「呵！這真是你嗎？」他大聲地說，用他坦白直爽的態度伸出手向我走來。「你會變得這樣厲害嗎？你變得厲害呵！我的紫夢蘭到哪裏去了呢？現在你是一朵盛開的玫瑰了。」

他把我的手握在他的大手裏，那麼緊又那麼誠摯地握着，幾乎握痛了我。我以為他要吻它，我向他俯着；但是他只再握了它一下，用坦白愉快的眼光瞧着我。

我六年沒有見過他了。他變得那樣多，變老了一些，變黑了一些，頰上長出了鬍鬚，那與他不相稱，然而他仍有那自然的態度，坦白而可尊敬的面孔，帶着大方的神情，聰明而閃爍的眼睛，與夫摯愛的幾乎像小孩一樣的微笑。

在五分鐘以內他便不再是生疏的了；在我們大家看來好像一個家裏的人——甚至在那些僕人，他們都高興他來，這顯然可以從他們連忙侍候他上看出。

他的舉動完全與那些在媽媽死後在這屋裏勉強裝着低聲說話，而且流淚的鄰

居們的不同；他，相反地，卻好說話，而又快活，不提一句關於母親的話，因此，起初這種明顯的冷淡叫我引為奇怪，甚至不合適，對於一個與我們家庭這樣親密的人。但是後來我發現那不是冷淡，而是真誠；我因而感謝他。

晚上，卡蒂亞在客廳裏媽媽的老地方坐下，倒茶。蘇麗亞和我坐在她旁邊，老格里哥里給他拿早已放在一旁的爸爸的煙斗，正像在過去一樣，他開始在屋子裏走上走下。

『當你偶然想起它的時候，這個家裏發生多少驚人的變化呵！』他大聲地說，隨即停住。

『是的，』卡蒂亞說，帶着歎息，把炊壺的蓋子蓋上，她看他，幾乎哭出來了。

『我想你還記得你父親吧？』他問我。

『稍稍，』我回答。

『現在你們彼此多麼相像呵！』他繼續着，溫柔而親切地看着我的前額與頭髮。『你父親是我最好的朋友！』他又說，用更溫和的語調，在我看來好像他的眼睛越加發亮。

『唉，好像把她也帶到上帝那裏去還好些，』卡蒂亞又說，她立刻把餐巾放在茶壺上，取出她的手絹，哭了。

『是的，這家裏變化得驚人呵！』他重着，轉開了，『蘇麗亞，把你的玩具拿給我看看，』他添上，過了一會，他走進「廳」裏去了。我滿眶淚水，當他出去的時候，我望着卡蒂亞。

『他是這樣一個好朋友！』是她的回答。

真的，我想到這個好人，在心裏感到一種溫暖與安慰，雖然他是一個這樣生疏的人。

當我們坐在接待室裏的時候，我聽見蘇麗亞尖銳的聲音，他同她嘻笑着玩。

我倒出他的茶，聽見他坐在鋼琴旁邊，開始用蘇麗亞的小手指去觸動鍵子。

「瑪麗亞·艾莉克珊朵羅芙娜！」我聽見他說，「到這裏來給我彈彈吧。」我歡喜他那種吩咐我的坦白而親切的態度；我起來走到他那裏去。

「這裏，彈這個，」他說，把悲多汶的樂譜翻到月光曲的緩節調。「讓我看看你怎樣彈，」他又說，端着一杯茶走到屋角去。

要想故意拒絕他或者借詞說彈得不好是做不到的；我順從地坐在鋼琴旁邊，想盡力彈奏，雖然我怕他批評，因為我知道他懂得而且愛好音樂。

緩節調與在茶桌旁所喚起的回憶的心情相協應，我覺得我彈得還算好。但是他沒有要我續彈談話。

「不，你不會彈好那個，」他說，走到鋼琴前面，「那沒有關係；但是你初次彈還算不壞。你一定懂得音樂。」

這不算過分的讚美，竟這樣使我高興得臉紅。那對我是一個新鮮而愉快的經驗，甚至他，一個我父親的朋友與平輩，會跟我莊重地談着，好像我值得他的注意，不再像從前那樣對一個孩子似的。

卡蒂亞上樓去管蘇麗亞睡覺，我們兩個留在那「廳」裏。

他告訴我關於父親的事，一條友情的帶子怎樣繫着他們，在我還是一個孩童玩畫本與木偶的那些日子他們過着怎樣快活的生活。他的故事使我第一次知道他是一個那樣真純而又可愛的人，我從前沒有想到過的。

他是問到我的愛好，閱讀，志願，並且還給我好的意見。他現在已不再是一個快活的玩伴，逗我，跟我做玩具，而是一個莊嚴，熱誠，而又可愛的人。對他我不由得不為一種情感所吸引。當我同他談的時候，我完全感到適然，且以為有樂趣，但是，同時，我又不禁覺得緊張。我耽心着我所說的每句話，我抱有一種跟他不過因為我是他的朋友的女兒而給與我的愛顧相稱的強烈的渴望。